

僊居縣志卷之二十

文苑

誥勅謚祭

諭附

明

封張惠安秋曹主事勅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

家不懿謀由來賴善承之子朝隆鉅典所以作願忠

之臣親茲廷訊之得平追維淵淵之有自爾原任廣

東惠安縣儒學教諭張槩乃南宮刑部貴州清吏司

主事張儉之父起家經學捧簡而對大廷筮仕儒

林咏薪爇而造南國後人之軌克昭文章登甲儒

僊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

一

者之義方不替忠恕明刑茲特爾為主事絳帳風

寒夙宣勞于教鐸白雲氣肅茲膺秩于秋曹用廣錫

類之恩益厲敬同之節永享遐齡肅膺休命

晉吳夕郎階勅命

正德十五年閏八月二十七

國家董齊庶政分建六科名應部曹實與盈庭之議

職專糾劾亦均治事之勞國體是關公論攸托匪兼

才行曷稱簡求爾禮科給事中吳廉人稱偉品天賦

粹資擢高第于彤庭列華班于青瑱建明國是志每

切于輸忠糾正官非心實嚴于嫉惡閱歷滋深操持

益茂最考方書渥恩斯布非獨示賢勞之勸益以著

簡拔之懷茲特進階錫之勅命於戲論列必先大而後小官守當謹始而戒終佇觀來効光我命詞

加贈吳大中丞官銜謚典謚命

萬曆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簡任忠賢董司風紀若宣猷秉憲聲華旣懋于朝端則褒德勸功報禮宐隆于身後爾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性資直亮才識通明自筮仕理官擢居諫職抗章請劄危言偶觸于雷霆去國投荒正氣猶光于日月比奉賜環之詔洵膺專席之司雖直道難容而公評允屬朕采之輿望畀以華階超躋九列之班歷踐貳卿之秩遂登憲府俾總臺綱乃挽頽風官方由德居縣志

卷二十

謚祭

二

之振束堅持正論因是賴以匡維乃藉表儀遽聞捐逝睠忠勞之未泯想風采之如存定用加贈太子少保謚忠恪錫之誥命於戲青宮晉三師兼八座之榮袞字垂褒百世作九原之賁明望不昧贈蔣安溪虞部主事勅

禮重兩宮載舉尊親之典恩均百辟仍推錫類之仁顧世宦之相承見慶源之有自寵褒所賁存歿何殊爾原任福建泉州府安溪縣知縣蔣祿乃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蔣泮之父賦質純誠持身廉慎學工儒業名列賢關化存敬于一門家存遺範稱循良于二

邑民有去思志未寃其所施慶乃鍾于厥嗣甲科登第允稱俊乂之才郎署列官茂著賢能之譽信家聲之益振揆庭訓爲可徵爰錫寵章用昭潛德茲特贈爲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是父是子永增繼述之光惟孝惟忠益勵顯揚之美

御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一瀚文

惟爾性資剛毅操守清嚴奮迹甲科筮官民牧擢司臺憲克著風裁淳歷臬藩益持法紀爰遷留尹遂陟中丞方以疾聞遂茲訃至往勞爾念卹典聿頒營葬飭工命官諭祭爾靈不昧尙克欽承

儒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

三

御祭左都御史吳時來文

惟卿竭忠抗節望著先朝秉憲宣猷名高當代老成旣謝寃窳條臨瞻念往勞再頒祭典爾靈不昧尙克欽承

諭

明

率蕭縣民城守諭

鄭 恕

天下事有非我臣民所可知者氣運也有爲我臣民所不可不知者職分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建文皇帝坐祖神孫嗣位守文數年深仁厚澤磅礴中外于

今殺運未除燕兵南指昭陽出狩未知駐蹕之所此
正我民不憚征繕以待之時也北兵四出徐已見告
矣凡我士民食土已久束手待斃毋乃不可乎今願
與士民約蕭雖小邑尙有城堞可守城內粟米可支
數月區區欲與爾輩編什伍張旗幟鳴金鼓效死自
誓以爲不悖不叛之臣料爾衆度不我棄也祇惟以
不敵爲患耳昔睢陽一邑漁陽鼙鼓動地百計不能
攻至于曠日持久俾唐室得預爲備收復兩京至今
稱功以睢陽爲首是故功不難創建患無其志有其
志矣患無其地有其地矣患無其人有其人矣何患
僂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

四

而不爲朝廷立一功吾志決矣爾民從我者爲良不
從我者爲叛分在今日明辰不爲太祖者爲我驅而
出之軍命如君命無貸

諭施州三衛

張儉

奉勅書湖廣施州瞿塘二衛并忠州千戶所軍民詞
訟俱聽受理門斷于得軍職從自叅奏不必會同湖
廣三司勘問知
遵外惟施州衛徧在一隅相離夔州府七日之程所
轄施南忠孝金筒等二十四司一十八筒與本道奉
巫雲萬鄧建忠黔等州縣都會三貴等里地上相連

蠻漢雜處近年以來該衛官員貪財違例擅與土人
結婚體統不明鈴束無策土官土人恃其犬羊之性
千百成羣越境流劫荼毒萬狀歲無寧月各里居民
不得聊生驚逃竄避遂致閭里空虛田地荒蕪一望
蕭然錢糧失額復有奸徒投托蠻崗名色占種取利
糧差靠損漢人尤爲困苦甚者該衛不才官員縱賊
分贓佯若不知陰爲掩護致各蠻益無忌憚若不及
今嚴加約束釀成大患各安歸乎爲此仰各官痛自
省改不得違例再與土蠻結婚其土人侵盜漢境俱
以見發到官次數爲坐三次以上叅提巡捕官五次
僊居縣志

卷二十

詰勅謚祭

五

以上叅提掌印官問罪完日革去管事若有縱容分
贓實跡從重寃治嗚呼官民有自然之體統內外有
不易之大防嗜利而忘分殊昧官箴縱逆而殃民有
乖憲度爾雖托于無知吾敢委于自棄尙圖戒勉毋
蹈罪愆

行古喪禮諭

張儉

建寧宋稱小鄒魯仁厚之俗宏足以範四海今訪得
軍民人等凡遇父母之喪不遵喪禮爲子若婦哀戚
不至飲酒食肉無異平時同姓聯姻者吊賻不施殺
牲留宴如同歡會或用布帛以酬客或用鼓樂以娛

賓或廣設筵席邀請隣友名曰伴夜或多招僧道大
修佛事名曰做七不惟昏愚小人冥行徑趨而士君
子之家間亦有之或有執禮不與俗同或家貧無力
隨眾者羣加非笑坐以吝財薄親之謗是以或揭債
以塞眾口或鬻產以杜浮議至于父母殯殮衣衾棺
槨之備悉從簡薄不暇留意又有將父母屍棺燒毀
名曰火葬尤可痛惡夫父母于子恩德罔極不幸死
別欲見無期欲養不及骨肉痛傷肝腸決裂惟恐送
終之禮一不盡則爲終身之憾何暇設席待客何心
飲酒食肉又何必聽信邪術以作無益之佛事耶夫
僊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

六

爪髮之落而人必愛惜者以吾體所生也父母吾身
所自出又奚忍置其軀魄于烈焰中耶爲之親友隣
族者非徒念死者之可傷抑且憫生者之無主爲喪
主以相其禮節致賙賻以助其殯歛尤將不及亦豈
忍飲啜其家重爲哀苦者之累哉似此惡俗相應釐
正已經申明律例通行府州縣但恐人心陷溺難據
改悟合再禁諭仰所屬軍民凡遇喪事親族尊長卽
便選請知禮之人爲之主喪小殮大殮衣衾棺槨一
遵禮法毋得過中失正其有財力不及者親族量資
助之使無遺憾爲人子者痛念父母鞠育之恩執禮

盡哀喪具必從其厚葬祭必竭其誠一洗相沿之陋習敢有怙終不悛仍遂前非者本道爲世道人心起見斷不爾貸也

議

平刑議

張儉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變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而况以盜賊之口挾讐怨之心言之反覆奚足盡信哉昔者直不疑無兄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爲搗婦翁巢父不受天儂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

七

下而旅舍疑其竊冠劉寬貴爲大臣而鄉人認其駕牛無根之謗疑似之辯非大賢不能以自明也尙矣川蜀不古重利薄恩斗米尺帛而骨肉成讐爵酒杯羹而翁媪爲敵富者以吞貧爲能強者以肉弱爲利貿易虧價輒告劫搶取與非情動稱寇攘故見獲強賊不滿三四人而供攀歇案多至百十輩訊于鄉堡地方固以十增四五矣鞠于巡司州縣則又十增七八矣此獄一成叅詳于守巡批允于撫按雖賢人君子亦難以自辯無知者類駢首以受戮有覺者率鼠竄而終身戮者固死竄者亦死苟不死則飢寒所逼

必將爲盜矣驅民而置于死至重也夫果賊也其孰曰不宐然而盜賊之計必諱其同黨而駕禍于他人固有偶同姓名者矣有懷挾讐怨者矣有吞謀財產者矣方其供攀實無對証及其緝獲又乏指實寃賍仗則委曰年遠詰黨與則推曰物故殘忍者固視爲奇貨慈仁者亦莫之奈何本道入蜀以來雖屢經辯問然而含冤負屈尙多也伏惟垂念罹患之民一洗妄扳之習痛加禁革今後凡獲盜賊卽以真正賍仗送官照依刑部止坐見犯不許拿賊之人一切混指賊夥則民患可息奸計無施而同盜之人罪惡貫盈僊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議

八

天網恢恢終當自陷于刑戮矣

減稅議

張儉

董子曰皇也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職也皇也求財利尙恐困乏者庶人之職也陸宣公曰先王之制賦無求于力分之外無貸于力分之內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土著固州縣之稅各有定額無容議者近年以來民窮財盡尤宐加卹奈何興利之人反致加稅同一鹽也昔課其井今則計水而增課矣同一茶也昔稅其地今則計斤而加稅

矣夫鹽井之艱辛非東南煮海之易川茶之微薄無
陝西易馬之便課輕則民見其利而趨之者眾此稅
之所以增也課重則民見其害而逃亡者多此稅之
所以減也本道入蜀以來嘗過雲安大寧而見鹽井
閉房室丘墟矣問之曰水淡柴貴灶戶逃也嘗過
東鄉太平而見茶株砍伐山場草莽矣問之曰稅多
商去茶夫徙也其他如廣安如岳池等處滿目蒿萊
莫非膏腴之田皆曰糧差重水旱仍民棄墳墓去真
播而種山矣夫同一民也昔胡而富今胡而逃得無
以其加稅乎民逃而井閉株伐田荒矣常稅且不足
僊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

九

况復能加乎伏惟洞察民隱使一切稅課悉照弘治
舊額已後加增之數盡行查革則民必以室家丘隴
爲念以安土重遷爲心宅爾宅田爾田逃亡可免常
稅可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

釐官守議

張儉

荀子曰上好要則百事詳上好詳則百事荒葉水心
曰與其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與其生一事不如省一
事世道不古民僞日滋在上者不勝其忿也剝爲釐
革之法誇奇鬪智日積月煩然而法立而弊隨之竟
未見利之必興害之必除者何也蓋自古有治人無

治法官得其人則弊革官匪其人則奸生奈何欲以畫一之法而齊億兆人之心以一方之便而同千萬里之俗哉故今日之事有宐責之布按二司者矣有宐責之守巡各道者矣有宐責之守令者矣一邑之利害責于令一郡之利害責于守錢糧責于分守而總于藩司刑名責于分巡而總于臬司至于盜賊驛傳茶鹽水利無不皆然而撫按實提其綱焉綱舉而目張人各舉其職也苟或不然虛文徒增實效益鮮故錢糧疑而循環繁矣刑名疑而解審衆矣同一給由也藩司查吏臬司又查吏同一勘事也分巡提

僊居縣志

卷二十

誥勅謚祭

十

人而分守又提人同一驛傳也本道覈實而兵備又覈實上之文案堆積下之齋報頻繁夫循環似也殊不知至季終而扣筭登簿曾何間之可尋解審似也殊不知至中途而脫逃搶奪惟解人之爲累覈實似也殊不知兵備法官而本道亦法官查吏之弊或過時而使費不經提人之弊或籍口而互相影射而况四川道里遼遠往返以旬月爲期山川險巖舟車非平穩之路緣是以得罪者蓋不知其幾矣伏惟俯察民便一切繁文悉與查勘可省者省可革者革而地方之利弊惟賢才之倚托則郡邑無牽制之病軍民

免道途之勤大綱舉萬目張而民不勞矣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誥勅謚祭

上